

卷第一百四十五 徵應十一（人臣咎徵）

李鈞 高駢 鉅鹿守 陝師 嚴遵美 成汭 劉知俊 田頴 桑維翰 鍾傅 頓金 湖南馬氏 王慎辭 安守范
李鈞

唐李鈞之蒞臨汝也，郡當王仙芝大兵之後。民間多警。李鈞以兵力單寡，抗疏聞奏。詔以昭義軍三千五百人鎮焉。乾符戊戌歲也，兵至，營於郡西郭。明年春，鈞節制上黨雜報到，於是鎮兵部將，排隊於州前通衢，率其屬入衙，展君臣之禮。忽有暴風揚塵，起自軍門而南，蟠折行伍，拔大旆十餘以登。州人愕眙而顧，沒於天際。明日，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，得旆以獻，帛無完幅，枝幹皆摺拉矣。鈞至上黨，統眾出雁門，兵既不戢，暴殘居民，遂為猛虎軍所殺矣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高駢

唐光啟三年，中書令高駢，鎮淮海。有蝗行而不飛，自郭西浮濠，緣城入子城，聚於道院，驅除不止。松竹之屬，一宿如剪。幡幘畫像，皆啗去其頭。數日之後，又相啖食。九月中，暴雨方霽，溝瀆間忽有小魚，其大如指，蓋兩魚也。佔有兵喪。至十月，有大星夜墮於延和閣前，聲若奔雷，迸光碎響，洞照一庭。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，昏霧不解。或曰：「下謀上之兆。」是時粒食騰貴，殆逾十倍。寒僵兩僕，日輦數十口，棄之郭外。及霽而達坊靜巷，為之一空。是時浙西軍變，周寶奔毗陵。駢聞之大喜，遽遣使致書於周曰：「伏承走馬，已及奔牛。（「奔牛」堰名，在常州西。）今附齏一瓶，葛粉十斤，以充道途所要。」蓋諷其齏粉也。三月，使院致看花宴，駢有與諸從事詩。其末句云：「人間無限傷心事，不得樽前折一枝。」蓋亡滅之讖也。及為秦彥幽辱，計口給食。自五月至八月，外圍益急，遂及於難。（出《妖亂志》）

鉅鹿守

唐文德戊申歲，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，長垣悉曝紙。忽有旋風自西來，卷壁紙略盡，直上穿雲，望之如飛雪焉。此兵家大忌也。夏五月，郡守死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陝師

唐乾寧末，分陝有蛇鼠鬥於南門之內，觀者如堵。蛇死而鼠亡去。未旬而陝師遇禍。則知內蛇死而鄭厲入，群鼠奔向蒲山亡。妖由人興，可為戒懼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嚴遵美

唐左軍容使嚴遵美，閩官中仁人也。嘗言北司為供奉官，胯衫給事，無秉簡之儀。又云：「樞密使廨署，三間屋書櫃而已，亦無視事之廳。堂狀後帖黃，指揮公事，乃楊復泰。（「泰」明抄本作「恭」。）奪宰相權也。遵美嘗發狂，手足舞蹈之。旁有一貓一犬，貓謂犬曰：「軍容改常也。」犬曰：「何用管。」俄而舞定，且異貓犬之言。遇昭宗播遷鳳翔，乃求致仕漢中，尋徙於劍南青城山下，卜別墅以居之。年過八十而終。其忠正謙約，與西門李玄為季孟。於時誅宦官，唯西川不奉詔，由是脫禍。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，備載閩官忠佞好惡，蓋巷伯之流也，未必俱為邪僻。良由南班輕忌大過，以致怨怒，蓋邦國不幸也。先是路岩自成都移鎮渚宮，所乘馬忽作人語，且曰：「蘆荻花，此花開後路無家。」不久及禍。然畜類之語，豈有物憑之乎？石言於晉，殆斯比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成汭

荊州成汭，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，帥次公安縣。寺有二金剛神，土人號曰二聖，頗有靈驗。艤舟而謁之，且以勝負為禱。汭兆皆不吉。汭惑之，孔目官楊師厚曰：「公業已行，安可疑阻？」於是不得已而進。竟有覆軍之敗，身死家亡，非偶然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劉知俊

梁彭城王劉知俊鎮同州日，因築營牆，掘得一物，重八十餘斤，狀若油囊。召賓幕將校問之。或曰地囊，或曰飛廉，或曰金神七殺。獨留源曰：「此是冤氣所結也。古來囹圄之地或有焉，昔王充據洛陽。修河南府獄，亦獲此物，而遠祖記之。乃冤死囚人，精爽入地，聚為此物。經百千年，凝結不散。源聞酒能忘憂，請奠以醇醪，或可消釋耳。然此物之出，亦非吉徵也。」知俊命具酒饌視酌，復瘞之。尋有拔城背主奔秦之事，乃驗之矣。（出《鑒戒錄》）

田頴

宣州節度田頴，將作亂。一日向暮，有鳥赤色，如雉而大，尾有火光，如散星之狀，自外飛入，止戟門而不見。翌日，府中大火，曹局皆盡，唯甲兵存焉。頴資以起事，明年遂敗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桑維翰

魏公桑維翰，尹開封。一日，嘗中夜於正寢獨坐，忽大驚悸，如有所見，向空厲聲云：「汝焉敢此來！」如是者數四。旬日憤懣不已，雖齊（明抄本「齊」作「貼」）體亦不敢有所發問。未幾，夢已整衣冠。嚴車騎，將有所詣。就乘之次，忽所乘馬亡去，追尋莫之所在。既寤，甚惡之，不數日及難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鍾傅

南平王鍾傅，在江西，有衙門吏孔知讓，新治第。晝有一星隕於庭中。知讓甚惡之，求典外戎，以空其地。歲餘，御史中丞薛紹緯，貶官至豫章，傳取此地第以居之，遂卒於此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頓金

袁州刺史頓金，罷郡還都。有人以紫袱包一物，詣門遺之。開視，則白爛衫也。遽追其人，則亡矣。其年金卒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湖南馬氏

湖南武穆王巡邊，回舟至洞庭宜春江口，暴風忽至，波如連山，乃見波中，恢詭譎怪，蛟螭出沒，雲霧昏暝。有司武臣，皆戰

者，有文吏具襴簡者，有如捧盤盂者，或緋或綠，條閃睚眦，莫知何物。左右大駭，衣服器皿悉投之。舟人欲以姬妾為請，王不聽。移時風定，僅獲存焉。後數年，武穆王薨於位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王慎辭

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辭，有別墅在廣陵城西，慎辭常與親友游其上。一日，忽自愛其岡阜之勢，歎曰：「我死必葬於此。」是夜，村中間太吠。或起視之，見慎辭獨騎徘徊於此。逼之，遂不見。自是夜夜恒至。月餘，慎辭卒，竟葬其地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安守范

偽蜀彭州刺史安思謙，男守范，嘗與賓客游天台禪院，作聯句詩。守范云：「偶到天台院，因逢物外僧。」定戎軍推官楊鼎夫云：「忘機同一祖，出語離三乘。」前懷遠軍巡官周述云：「樹老中庭寂，窗虛外境澄。」前眉州判官李仁肇云：「片時松柏下，聯續百千燈。」因記於僧壁而去。翌日，有貧子乞食見之，朗言曰：「人道有初無尾，此則有尾無初。卻後五年，首領俱碎，洎不如尾句者。」撫掌大笑。院僧驅邇之。貧子走且告曰：「此後主人，不遠千里，即欲到來。」眾以為狂，莫測其由。後數年，守范伏法，鼎夫暴亡，此首領俱碎之義。周與李，累授官資，此不如尾句之義也。院主僧尋亦卒。相承住持者，來自興元，則主不遠千里也。貧子之說，一無謬焉。（出《野人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